



辽墓碑志重现消失的契丹文字

本报记者 张颖

一方磐石，经历一次次电光火石的击打，镌刻下穿越千年的文字。

碑志是指铭记文字的刻石，也称碑刻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，蕴含社会历史、书法、雕刻、人物传记、丧葬礼俗等信息。先秦时已出现刻石记事，西汉时树碑立传的风气盛行，魏晋则开启了墓志之端，北魏以后，方形成墓志渐成定制。

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碑志文物上自汉代，下迄明清，尤以辽代汉文、契丹文墓志最具特色。辽圣宗、辽兴宗、辽道宗及其皇后哀册共15石堪称“国宝”。契丹建辽，开国210年间南征北战，在中国少数民族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然而金灭辽后，契丹民族去向不明，契丹文字的破译成为考古界的一个难题。

图鉴

TU JIAN

辽代石刻碑志在厘清辽代历史脉络，增补《辽史》缺失资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契丹文字

契丹文字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创制的文字，按创制时间先后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。



契丹大字

契丹大字是参照汉字制成的，沿用了汉字的横平、竖直、拐直弯的书写特点，并借用了一些笔画简单的汉字字形，如“仁”“来”“田”等。



契丹小字

契丹小字的形成年代略晚于契丹大字，由辽太祖弟弟耶律迭剌创制，是一种拼音文字。

耶律仁先碑志和碑盖

出土于辽宁朝阳北票小塔子乡，耶律仁先墓志刻于辽咸雍八年(公元1072年)，李光书丹，有契丹小字和汉字志文两种文字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书法角度

汉字碑文所用字体为唐代楷书，碑文字体拙茂峻逸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志盖顶，阴刻楷书带有行楷韵味，规矩中带有潇洒，庄重中蕴含不羁。

纹饰

四角阴刻牡丹花枝，四坡线刻十二生肖，契丹民族喜欢牡丹、芍药、菊花等花卉，在辽代墓志文刻中多有出现。



文物档案

WEN WU DANG AN



契丹人出行图

出土于辽宁阜新新县山嘴子墓中，图中绘有契丹侍从14人，驼车一辆及马匹若干。画面人物分成四组，每组之间相隔一联距离。这些青年人皆鬓发，稚嫩无沓，戴耳环，穿着圆领紧袖长袍，短靴，牵引骆驼车前行。

何谓“墓”“志”“铭”

《礼记·檀弓上》记载：“古也，墓而不坟”，是说最早人死后直接埋葬，不做任何标志。周朝以后才开始“始筑坟墓，或种上树，以为墓的标志”，之后一段时间用木头制作墓碑，到汉代才有用石头做的墓碑，直到魏晋时期，墓碑都立于墓外的地面上。

东汉末期至魏晋时期，战乱频繁，曹操主张薄葬，除朝廷特许，概不得立碑。于是原本立于地上的墓碑转入地下，逐渐演变为墓志形式。

刻于碑上的铭文也经历不同时代的变化，汉时碑文文体散韵结合，前序后铭，序用散文以叙事，铭

用韵语以称颂。至唐宋时墓志文将原本偏于叙事的文体，与议论、抒情融合在一起，以表达对逝者的无限崇敬和颂扬之情。韩愈为柳宗元所做《柳子厚墓志铭》最为有名，全面记述了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和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，是一篇情文并茂的优秀传记文学。

怎样看辽代碑志

能够厘清辽代历史脉络，增补《辽史》缺失的资料，破解契丹民族诸多疑惑，辽代石刻碑志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辽宁境内保存的辽代碑志文物品类丰富，辽代帝后哀册、契丹贵族和汉人贵族墓志、石棺、石函、碑志、画像石、石刻等均有涉及。这些碑志在时间跨度上保持了连

贯性，从辽代早期一直到辽末都有碑志出土，这些都是研究辽代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制度和文化宝贵的文字及实物资料。

一块记述完整的碑志，包含墓主人的姓名、性别、生卒年月、家世流源、官职身份、婚姻家庭等信息。碑志和碑盖的大小及制式的复杂程度可以用来识别墓主人身份。

辽代帝后哀册碑志所选石材为致密的青石，碑志尺寸更大，志盖上书写字数更多。

辽代墓志的书体分为篆书和楷书两种。辽圣宗的汉文哀册即以篆书镌盖，字体极其工整、道丽。楷书体镌刻书体则洒落天然、奔放飘逸，是辽代书法佳品，必然是出自名家之手。

契丹密语如何破解

契丹建辽后，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，用以记录契丹语，两种契丹文字都是拼音文字。契丹大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，模仿汉字的痕迹很重，通过改造汉字的字形和增减笔画的方式而创制的。契丹小字是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所创，契丹小字有300多个表音字符，被称为“原字”，契丹小字的“原字”数量虽少，但是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。契丹小

字产生后，与契丹大字、汉字并行使用，成为辽代官方文字。

辽亡金兴，契丹文字渐绝于世，成了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。直到1922年，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了契丹小字辽兴宗和仁懿皇后哀册，失传800多年的契丹文字才重见天日。

在中国古代已经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字中，西夏文字有《蕃汉合时掌中珠》《音同》《文海》之类的

字典性工具书传世，女真文字有《女真译语》传世。但契丹文字除《郎君行记》之外，没有一篇是与汉字对译的，也就是说，没有对照的“字典”可查，因此解读起来非常艰难。

《郎君行记》是金太宗天会十二年(1134年)刻于武则天无字碑上的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》的简称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，最后解读出400多条契丹小字语词。

辽代碑志破解哪些谜题

破译辽代碑志，能知晓辽代名人轶事，了解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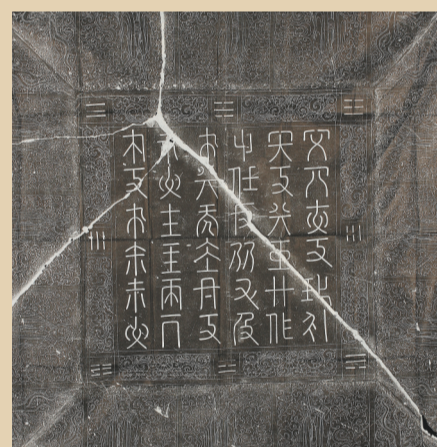
耶律奴墓志中有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福”等契丹小字的记载，辽兴宗哀册中，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，辽道宗哀册“善行福积”这些都是中原文化经典的简缩。篆刻契丹文字的墓志引用的典故出自汉文古籍，说明契丹人长期学习

汉文经典，全面接受了中原传统的儒家学说。

耶律仁先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，辽宁北票出土的其墓盖顶上用契丹文和汉字所刻的“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墓志铭”字样，关于耶律仁先的猜测很多，最传奇的认为他是金庸武侠江湖中萧峰之原型。耶律仁先的墓志契丹志文71行，5100余个契丹小字，是传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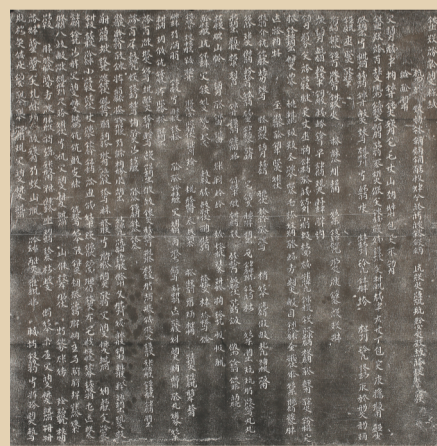
契丹小字资料中字数最多的一件。耶律仁先曾在辽兴宗时出使宋朝，促成宋朝每年向辽朝增输岁币银10万两和绢10万匹。

解读他的契丹小字墓志，对《辽史》中关于他的多处记载进行了增补。未来，若能彻底破译其契丹小字墓志，或许就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金庸江湖中那个义薄云天的“南院大王”了。



辽道宗皇帝契丹文哀册

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承福院，册盖刻契丹小字原字6行，每行6字，共计原字36个，册后刻楷书及行书契丹小字原字37行，每行字数不等，共计1330余字。



辽道宗宣懿皇后哀册

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承福院，为汉白玉材质，呈方形，体大而厚重；册盖边长约130厘米，厚约30厘米。册盖书刻汉文、契丹文，极其工整、道丽，堪为辽代书法佳作。

道宗及其宣懿皇后汉文、契丹文哀册共四合八石。

专家支持

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 么乃亮